

亲情一缕

静静的先生

| 宗卓芸 文 |

不善言辞,是先生的性格特征。命运真是会开玩笑,同类项划分,将我们划成了今生夫妻。

我们是同学,学的同是制壶工艺专业。走出校门,制壶又成了我们的终身职业。婚后,一个工作室,时时面对面,两人都安安静静,每天在各自的天地里做事,在许多人眼里,我们过日子过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可耳边每每听过这样那样的话,我们总是会心一笑:他们不明白我们相处的每分每秒的安静里,盛满舒坦、温馨。

话少,并不代表先生不会说话。与顾客交流,内行人一眼就会看出我们在茶壶上下的真功夫,大可不必放开嗓子讨价还价。坐在茶室,对饮一杯,大多只要先生轻轻报一个价,客人便会马上付得毫厘不差。有客户曾悄悄告诉过我:先生报价只是道程序,真正的定价,是我先生的眼神,真诚,笃定。他那神情,在人心浮躁的市场里,如一汪清泉,让人亮眼,舒心。

记得恋爱时,我曾与他笑言:“有人说我三拳打不出一个冷屁,属‘高冷’,你咋也是这性格?”

先生一下子就打开话匣:“你是才高八斗,是心气高,是从天上掉下的仙女,在凡间,哪有让你可多说话的人呢?我则不同,家境清贫,自小就感到在人面前没有大嗓门的权利。不过,话少的人大有妙处,善于倾听的人,到哪里都受欢迎,至少没亏吃呀。”

听听,遇着个说得来的,不也口吐莲花?言简意赅,句句贴心,马上就收获了他的爱情。

先生金口难开,用说一是一对他评价还不公允,该是说一是百,是千。

“早上起来先喝一杯开水,养生。”

婚后他就对我这么说过一句,便二十多年如一日,待我起床时,一杯冷热调匀的开水就端在我面前。这习惯一如他每天对我的一个问好,自然如行云流水。而每每这时,我必回报先生一个微笑。虽直到现在我写下此文的时候,仍未对他言明我的笑意,但我相信先生完全读懂我笑的内涵:满足,感激。

因为楼上起居,楼下是店与工作室,夫妻每天几乎不离寸步,一年四季,大凡我有抬头注意他的时候,静静的先生,总如一道风景般的存在:做壶时,那种把心都沉浸其中的专注,不仅仅让我看到他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心,还有一个男人对家的担当。看书,他有个习惯,左手托腮,右手翻书。看他挺胸阅读的坐姿,看他聚精会神的样,我丝毫不会怀疑,他就是一块海绵,大凡书中对他有用的,他绝对能照单全收。

真心话,总会在那一刻,我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,我想,此生是找对人了啊!

不过,平常气定神闲的先生,也有慌作

一团的时候。

那是婚后三年左右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,我突发胃痛,即使我用手死命按住腹部,也止不住口中由此而发出的呻吟。先生见我十分痛苦的表情,犯了急,马上说要叫一辆车送我去市医院,被我制止,叫他别小题大做。我一是怕花钱,二是当时家里还没有小车,怕麻烦别人。另外还有侥幸心理,认为不可能是什么大病,很可能坚持一会就可以过去。此时的先生一反常态,竟会一手使劲抓着自己的头发,一手举着个空拳在齐肩处乱舞。他低头,围着我坐的椅子直打转,急匆匆的步子,每一步震得连地面都咚咚直响。他转了四五个圈子,突然间就朝我圆瞪双眼破天荒地大吼一声:“上医院!”

先生很快用电话叫来了朋友的车子,火急火燎地送我到人民医院。急诊室在二楼,当先生背着我飞奔上楼时,我明显感觉得到他的身子犹如筛糠般发抖。晚春,天尚凉,先生穿的西服下还穿着一件羊毛衫,然而,在他把我放在诊疗床的那刻,我见他的背上,西服已一片潮湿,是累还是受了惊吓所致,我一无所知。

我是因偏瘦而得的胃下垂。医生告诉先生,病人关键是要加强营养,另外便是少食多餐。在医院挂过水回到家中,先生从那刻起,便默默地成了我的营养师。从超市买菜,到精心烹饪,一日三餐,荤素搭配。没有一句华丽的语言,我依然感到来自先生的一颗滚烫之心。正是因为有先生的悉心照顾,我的身体很快便恢复了健康。

先生永远是说得少,做得多。很多时候,我只见他做,不听他说。由他设计制作的紫砂壶,参加各种专业评比,不声不响的,金奖拿回一个又一个,而他现在每日仍然埋头在新品的创作里,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,在向他的目标,一刻不停地迈进。

我与先生婚前是同学,婚后,工作室里,我们的两张操作台并排而置,我常与他笑言:“看来咱还真成终身同学哩。”

总在这个时候,先生会丢我一个满足的暖心的微笑。先生那静静的笑,对我来说,比他对我讲一万句甜言蜜语更来得舒坦,这笑让人感觉到的是踏实的幸福。

经过清华大学人文陶艺的系统学习,先生在紫砂艺术领域,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,都已远高我一筹,现在,对这个邻桌同学,从我内心来说,早已成为师长,事实上我近几年拿回的多个金奖荣誉,无不沾有他的点拨之功。

人有千种万种,每人有每人的活法,静静的先生,在我心里要说多好有多好,就是听他那均匀的气息,在我看来,都是一曲曲曼妙的歌声,醉人醉心。

你我他

高考过后

| 潇 丹 文 |

十九岁的少年坐在滑溜的铁皮椅上,趴在红漆斑驳的木质单人桌,低着头,弓着背,腰部刚好抵到只有巴掌大的靠背,眼睛盯着黑小的楷体字,左手压着卷子,右手在奋笔直书,一会工夫,只觉两处肘部发麻发木。头顶上,三架四叶片的大吊扇在加速转悠,风声呼呼作响,三个监考老师来回踱步抹汗。其中一个短发发女老师,看不清她的脸,但对她一身五彩的百褶长裙印象深刻,两天半她换了五套不重样不重色的裙子。

记得那年7月的天气很热,阳光很毒,一丝风都没有,眼睛盯着远方久了,能看到空气弯曲变形,男同学一抬胳膊,大臂处深浅不同的两块颜色,老师们一只手写两块颜色,老师们一只手写两块颜色,另一只手不停擦汗,他们手腕处都围着一圈毛巾。一个极瘦的老头子来巡考,裤子卷到膝盖以上,露出麻秆样的一双小腿。每一张脸,无论美丑,都红彤彤的。第一天结束后,听说有人被抬出去、掐人中、灌藿香正气水。第二天,学校里准备了冰块,一个楼层一个大红桶,里面白花花的冰块,桶口四周搭着白毛巾。再有人晕倒,直接把毛巾裹着冰块贴到额头、上背和胳膊窝,立马人就醒来了,如同上了发条的玩偶,自动无误地返回自己的座位上。

和好多人一样,你既出考场,那些黑色的字体符号就慢慢冰封起来。那些高考成功如愿的人此后继续如愿,赋予了信心野心,深信天降大任,我命由己不由天,助力他们未来开拓四方攻坚克难。那些无所谓的人,高考降维成一场普通的期末考试,参加不参加,和全国的同学一起,还是与全班的同学一起,没有区别。而在之间的许多人,这场事关一生未来的考试,只被两三天的分分秒秒决定掉。是如愿以偿,还是阴差阳错,都未可知。你翻来覆去找不到当年写下的有关高考拼搏奋斗的热血岁月,你只记得用筷子戳脸,用燕尾夹夹大腿,手指拧起一小块皮肉,转上一转,能清醒五分钟。

唯一能明确的,是在那场考试结束之后,好些人,这辈子已经见完了最后一面。当时没有伤感,青春太短,没有往回看的长度,眼睛都盯着通向远方道路和云朵更深处的天空。有点不太明白的难过,又故意地不去理睬,老师们的最后一堂课结束语和平时无

异,啰嗦空白,但眼睛比平日更亮。同性间抱抱,异性间笑笑,彼此悄悄地收好留言簿,找找还有谁遗漏了。考试结束,忙着丢弃逃离。当时还想着来日方长,隔山隔水不怕翻山越岭,学着新闻联播里的仪式,挥挥手,握握手。背的诗词都是“天涯若比邻”。听的歌都是《睡在上铺的兄弟》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,写在留言本上最多的是昆德拉一句话:“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,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。”记不清是哪一年的高中同学的聚会,特意聚集在学校附近的酒店,有个人爬到桌子上背诗,有个人搂着一个人强吻,想起那些没来的人,发现他们已经消失了很久,怀疑是不是记错,自己根本没有和他们同窗过。索尔·贝娄说,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几个笑话概括,参加高考的人生可以用几场考试总结。

考试要出成绩,成绩要分好坏,好坏影响结果。那时已经可以用电话查询了。一串机器女音,把词语和分数刺成稀碎,一个字一个字、一位数一位数地挤出来。能冲淡这空洞毫无平仄变化声音的欢呼雀跃稀少,多数的耳朵被寒气塞住,不甘心,反复按键,额头开始汗出如浆,眼前重影叠叠,话筒里滴滴哒哒,突然换成一声长啸,迟迟不绝。县城中心最漂亮的宾馆门口,开始出现遥远地方大学的宽大海报,各个中学门口也贴着红艳艳的喜报,有包厢的饭店里开始忙碌广而告之的谢师宴,大排档和烧烤摊的老板娘面对动不动就被摺碎的啤酒瓶发愁。最后一次到学校里集中是几个星期之后,填表格、勾志愿,做调剂、服从选项。

几个月之后,有些人集中到某个大山深处的小镇中学,和几万名同龄人遵循着一张作息时刻表。几年之后,有人在假期收到同桌的结婚请帖,有人在研究专升本、保研考研,他们发现自己和几年前的自己已经聊不下去了。十几年之后,有人争议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,讨论“小镇做题家”这些新名词。知乎上一句有关高考的话,被很多人点赞:“很多人终其一生,高光只存在于高考那一刻,随后的岁月都是沉湎于回忆。”其实,你觉得,很多人终其一生,美好只集中于高考前的那些生活,随后的日夜都是用力在生存。

醉夕阳

摄影 江南雨

